

## 屠夫辛七杂的斩马刀

□迟子建

龙盖镇的牲畜见着屠夫辛七杂，知道那是它们的末日太阳，都怕，虽说他腰上别着的不是屠刀，而是心爱的烟斗。

只要太阳好，无论冬夏，辛七杂抽烟斗是不用火柴的。他的两个裤兜，分别装着一面拳头般大的凸透镜，和一沓桦树皮。抽烟斗时他先摸出凸透镜，照向太阳，让阳光赶集似的簌簌聚拢过来，形成燃点，之后摸出一条薄如纸片的桦树皮，伸向凸透镜，引燃它，再点燃烟斗。当然，取天火不那么容易，阳光灿烂的夏日，凸透镜瞬间就把火给他盗来了，而隆冬时节，北风呼啸，太阳精气不足，火来得就慢。不过辛七杂也不怕慢，他说用太阳火烤的烟斗，有股子不寻常的芳香，值得等待。那面凸透镜在他身上，像他雇来的长工，被吆来喝去，尽兴使唤着。

除了烟斗和凸透镜，辛七杂的宝贝还有形形色色的屠刀——那是他赖以生家的把什，他也不能不爱吧。但他的这种爱，却是牲畜们的恨！他在龙盖镇做了几十年屠夫，身上那股挥之不去的血腥气，对有着灵敏嗅觉的牲畜来讲，就是一条隐秘流淌的死亡之河，再熟悉不过了。所以他去江边，在岸边吃草的牛马羊见了，不管身处的草地多么肥美，也要扬蹄奔向别处；他走在街巷中，晒太阳的猪见了，趴着都哆嗦，有的甚至留下尿来；而邻家的狗逢了他，不是缩头缩脑地溜回主人身边寻求庇护，就是讨好地凑向他，用舌头舔他的鞋子，好像在为自己争取永久的死亡豁免权。辛七杂不穿皮鞋，不然，他都不用擦皮鞋了。

辛七杂不宰也不吃家禽，说它们弱小无力，对它们下手下嘴太残忍，所以龙盖镇的鸡鸭鹅是不在乎他的。鸡看见他，照旧溜达它的；鸭子也敢晃着膀子与他并行；而那公主似的大白鹅觅食时，发现他的裤脚沾着牲畜的碎肉，会毫不客气地探出长脖子，取而食之。

辛七杂的屠宰用具齐全，杀猪刀，杀牛刀，宰羊刀，剔骨刀，刮毛刀，解牛刀等，大大小小，形制不同，但无一不是锋利的。他爱惜屠刀，从来都是自己磨刀。青灰的长方形磨刀石，摆在屠宰棚西北角，像块巨砚。他磨刀时，将方脚矮板凳放在磨刀石上，横跨着它，像在驯马。

这些手工打制的屠刀，都出自王铁匠之手。如今王铁匠还活着，可他的铁匠铺早就黄摊儿了。跟铁匠铺一样消失了的，还有供给制时期的供销社、粮店，以及弹棉花和锅缸锅碗的铺子。而这些店铺，在三十年前的龙盖镇，还是名角。

屠刀也得吃喝，也要睡觉，这是辛七杂一贯的说法。屠刀吃什么呢？在辛七杂眼里，它们最爱牲畜的油脂，所以屠刀越使越锋利，而放置久了，就会饿出锈来。屠刀睡觉时呢，跟人一样得盖被子，被子要轻便、隔潮、透气，不然它们会喘不过气来。辛七杂用过屠刀，擦拭干净后，会将它们依次摆放在屠宰棚南窗的松木条桌上，蒙上一块油渍渍的白麻布。南窗照见月亮，屠刀上的白麻布便透进月光了，辛七杂说月光是最好的擦刀布。

有两把刀，辛七杂近年是不碰的，一把是七寸长的杀猪刀，还有一把是斩马刀。辛七杂最初宰猪，都是百八十斤的，七寸的屠刀游刃有余。后来的猪呢，即便属于绿色养殖，买来的饲料中，也难免有各类添加剂，一头当年的猪，少说也能长到二百

斤，用七寸刀结果它们，明显局促了。为了打制九寸杀猪刀，辛七杂还破费不少，给王铁匠买了一箱高粱烧酒，让他回到废弃的铁匠铺，重启烘炉。王铁匠的力气江河日下，拉风箱时气喘如牛，在铁砧上锻打烧得红通通的屠刀时，抡铁锤的胳膊像遭遇了狂风的树，颤抖不已。所幸他技艺未失，淬火回火恰到好处，那把九寸杀猪刀，形态大方，刀身厚薄适中，亮如雪，刀尖弧度优美，锋利无比，为他续写着一个铁匠的传奇。九寸杀猪刀在握，辛七杂为它镶嵌上柞木刀柄后，又求绣娘镌刻花纹。

辛七杂使用的屠刀的木柄，为防滑而镌刻的花纹，均出自绣娘之手，这把九寸杀猪刀当然不能例外。为此，他给绣娘送去了两斤自制的牛肉干，一包花茶。辛七杂晒的牛肉干味道好，但是出名的难嚼。别看绣娘上年纪了，牙齿仍是冲锋陷阵的勇士，消受得起。绣娘也没白吃肉干和茶，她给这把杀猪刀，雕刻了两只展翅的鹰！鹰那刚健的羽翼，在刀柄留下细密幽深的纹理，华美，耐用。九寸杀猪刀出世后，七寸杀猪刀虽说还和其他屠刀一起摆在桌上，但已派不上用场了。

另一把闲置起来的屠刀是斩马刀，不过它不在屠宰棚，而是挂在辛七杂家厅堂的墙上。王铁匠说斩马刀是旧时步骑两用的战刀，杀人的兵器，杀马并不适用，所以当年辛七杂让他打制斩马刀时，他抵制过，说这样的刀命相不好。但最终他拗不过辛七杂，或者说抵御不了他接二连三奉上的酒肴，打制了这把刀。它形制如剑，一拃来宽，长约一米，水曲柳的刀柄上，镌刻的尽是天上奇迹：闪电纹和彩虹纹。为了试锋刃，辛七杂曾和王铁匠携其入林，砍向一片春天的红柳。刀起刀落之际，一片红柳倏然折腰，倒伏在林地上，宛如落霞。辛七杂将斩马刀磨得雪亮，挂在厅堂的墙上。那面墙从此就拥有了一道永恒的月光，从未黯淡过。辛七杂说，他手中的屠刀，没有不沾血迹的，他要拥有一把干干净净的屠刀，不然睡不着。

这把没沾过一滴血的斩马刀，那些年杀倒的，不是红柳，就是碧草，锋刃横溢着植物的清香气，好像他家吊着一只香水瓶。不过，自从辛七杂的父亲辛开溜说他在山中发现了一条白蛇后，辛七杂的老婆就不让他拿斩马刀出去了，说白蛇都是得道成仙的，万一伤及它，神灵降罪，家里就会遭殃。

辛七杂不待见父亲，在龙盖镇人心中，他是个贪生怕死、假话连篇的人，不足尊重。可辛七杂心疼老婆，这个比自己大六岁的女人命苦，为她娘家和辛七杂父子操碎了心，没多少欢乐。所以他凡事都依她，不给她添堵，斩马刀便束之高阁了。月亮好的夜晚，辛七杂起夜路过厅堂，总要多看它几眼。月光在刀上行走，似在燃烧。他曾将烟斗凑向它，企图点燃，可斩马刀上的月光，一副舞娘的姿态，无意做播火者，根本不理睬他。

雪藏在岁月之河的斩马刀，并没有伤到辛开溜说的白蛇，可还是在冰消雪融时节，闯下大祸！

这事还得从辛七杂的养子辛欣来出狱说起。

而说辛欣来，不得不说辛家复杂的家史。

辛七杂的父亲辛开溜，在户口本和身份证上的名字，是辛永库。他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，祖籍浙江萧山，九旬之身了，腿脚依然灵便，夏季采药，冬季烧炭，一顿能吃两个馒头，是龙盖镇最高寿的人。关于他的履历，

风吹雨打，  
小悲切，  
以伞为舟。

徐俊国 绘



他自说的是一套内容，民间流传的是另一套内容。他青年时代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，这本该辉煌的一笔，于他却是一抹伴随一生的阴云。在传说中，他做了逃兵，可他一直辩称自己是个战士，被冤枉了。人们之所以相信他做了逃兵，理由很简单，辛永库在东北光复时，娶了个日本女人，人们因之唾弃他，包括他的儿子辛七杂。没人叫他辛永库，都叫他辛开溜。“开溜”在这儿的方言中，是“逃跑”的意思。

辛七杂对母亲并无太多的记忆，她在他六岁时就失踪了。印象最深的，是她有一张白皙的脸，长长的脖颈，高高的发髻，夏天喜欢擎一把印有菊花图案的油纸伞，冬天下雪时，则喜欢偎在火炉旁，在一册泛黄的纸页上，哼着忧伤低沉的小调，描画着什么。

母亲是日本人，父亲是逃兵，这让辛七杂自幼受尽嘲笑，也让他对父母心生憎恶。他成年后找对象，对媒婆开出的唯一条件，就是这个女人不生养，他不想让不洁不义的血脉流传。媒婆跑断了腿，也没物色到一个不想生养的女人，但辛七杂的故事却随着媒婆的嘴，传遍了这一带的乡镇，人们都夸他是条汉子。

辛七杂二十六岁时，一个姑娘挽着个包袱，黄昏时分找上门来。

这姑娘又高又瘦，梳两条麻花辫，长瓜脸，眉毛疏淡，眼角下垂，大鼻孔，肥厚的紫嘴唇，尘灰满面，只有眼睛是清澈的，身上散发着一股咸腥气。她见着辛七杂，说她叫王秀满，来自长林镇，三十二岁，因家贫，貌丑，没工作，一直嫁不出去。听说辛七杂要找一个不生养的姑娘，她背着父母，去卫生院做了结扎术。术后刚恢复，见今天日历牌的日子是红色

的，太阳也好，于是投奔他来。辛七杂明白那股咸腥气，是她一路走来，汗水湿透了衣衫所致。从长林镇到龙盖镇，步行得一小天儿呢。

不等辛七杂答应，王秀满放下包袱，抱柴点火。院子有两棵白桦树，时值秋天，落叶堆积。王秀满引火就不用桦树皮，而是用金黄的落叶了。她说用它点火，省了桦树皮，还干净了院子。灶火啾啾燃起后，她问辛七杂想吃什么。辛七杂没吭气，转身去仓棚舀了两碗面，将面盆端给她，说葱花油饼和面条都中，看你哪样在行吧。王秀满扎上围裙，和了面，将面板支在里屋的炕沿上，取来擀面杖，拉开架势，熟练地擀起面条。她擀面条时，两条麻花辫在肩头鼓槌一样跳跃着，分外喜人。那锅又宽又长又匀称的汤面，因为放了油渣和白菜，鲜香可口，俩人蹲在灶台前，“噗噜——噗噜——”地吃个底朝天。吃完面，刷过碗，天黑透了。王秀满打着饱嗝，舀了一盆清水，洗了脸，从包袱里取出桃红色对襟花袄，换上，幽幽地问辛七杂，这样的新娘，你愿意要么？辛七杂一股热流涌上心头，顾不得点头，抱起王秀满，上了温暖的火炕。

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王秀满梳洗后对辛七杂说，昨晚你在我身上动了刀子，今生今世我就是你的人了！咱啥时去我家，跟父母言语一声，取来户口本，登个记，名正言顺过日子吧。辛七杂尝到了有女人的甜头，快活地答应了。王秀满又说，都说你爹是个逃兵，你瞧不起他，可不管咋的，他是老的，咱是小的，我得去叫声“爹”。

王秀满的提法，让辛七杂不悦，但他还是把她领到了后院的父亲那儿。

（节选自《群山之巅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。）